

《读〈动物凶猛〉》/程光炜

【摘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集的恍惚间,王朔发表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小说就写出了70年代的停滞与灰暗,也写出了50年代这一代人的叛逆与茫然。这篇小说非常不简单地写出了大风暴边缘的“街区一角”,写出粗暴年代人们身上残存的一点点温情。在反映“文革”的小说中,这还是我头遭看到作家用这种叙述方式去塑造复杂独特的少年的形象。

《没有笑声的文学史——以王朔为中心》/黄平

【摘要】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末期“痞子论”、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包括“躲避崇高”事件)为对象,分析王朔的形象如何被建构,还原批判王朔的话语逻辑。在此基础上,以多个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为对象,分析当代文学史以怎样的框架遮蔽王朔。概括地说,本文梳理围绕王朔的各种话语的深层机制,尝试找到重新理解王朔的可能。

《1976年前的王朔》/桂琳

【摘要】王朔出生在军人家庭。王朔的母亲在家里的地位可能比较高,而他父亲则属于“妻管严型”。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对等级制度应该相当敏感。再加上王朔的父亲在这个军队等级序列中又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所以王朔的心态绝对不是那种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很多时候他实际上是将自己摆在一个弱者的位置去抗争,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这也是他为了保护自己所做出的一种姿态而已。王朔与父母的关系非常疏离。他对亲情是极度怀疑的,失去了家庭这样一个心灵的栖息地,王朔在心理层面上成了无父无母的人。这种淤积的心理情结,在王朔的一些作品中均有所体现。

当代文学六十年

[王朔研究专辑]

主持人 程光炜

主持人语 2005年以来,我们曾经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研究》《南方文坛》等重要杂志上开辟了“重返八十年代”的栏目,对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的问题、边界和方法做了一些初步性的探讨。这项工作,是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前奏和铺垫。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在八十年代的兴起,逐渐成为一个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方向,根本的原因来自它的“古典文学化”。也就是说,不单把现代文学看作是一种活动的历史,同时也把它看成一个可以稳定下来的历史现象,按照研究古典文学的方式,对之进行长时期的资料收集和积累,进行大量丰富的具体作家作品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现代文学变成一种有历史来路、前后传承和看得清楚(吴福辉教授语)的文学史现象。

在我们看来,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进行初步的问题、边界和方法的探讨之后,应该向着“现代文学化”的目标前行。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具有自身历史的独特性,但是不可能脱离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的血脉联系而存在。在漫长的历史链条上,当代文学也许只是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是无尽止的中国文学历史道路的一个小小的驿站。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在学理上逐步完成相对完整的叙述,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和看得清

楚的学问,这一长期、繁琐和细致的研究工作,需要当代文学史同仁的共同努力。

本栏目面向海内外,面向所有关心大中华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每期采取由相关学者组稿,并以研究专辑的形式陆续推出。栏目前将署上组稿教授的名字,以示对其辛勤工作的尊重和感谢。显而易见,这种试图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学问化”的尝试肯定问题不少,难题不少,敬请各位同行给予指导。

本期推出的是“王朔研究专辑”。

组稿人: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黄平

读《动物凶猛》

程光炜

70年代是20世纪中国社会最停滞灰暗的一段时期,也是50年代这代人叛逆和茫然的人生阶段。在八九十年代交集的恍惚间,王朔将中篇小说《动物凶猛》交由上海《收获》杂志刊登(1991年5期)。王朔创作过4部长篇,20多个中篇,五六个短篇小说,他认为最好的作品还是《动物凶猛》。⁽¹⁾“我自己喜欢的,确实是在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同时又无技术上的表达障碍写的关乎我个人的真实情感的小说”,它们是“《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许爷》”。而“我最后悔的是写了《动物凶猛》。我刚刚找到一种新的叙事语调可以讲述我的全部故事,一不留神使在一个中篇里了。”“这也是我现在搁笔的原因之一。”⁽²⁾“我的作品中令我最激动的是《动物凶猛》。”“这是我的一个大小小说的素材。”⁽³⁾1988至1995年的王朔,先有“1988”小说和电影改编双丰收的“王朔年”,接着是与知识分子批评家激光四射的鏖战。但他因何在人生的高潮时去写最令人沮丧的题材《动物凶猛》?其中缘由还没人做过探讨,我实在充满好奇又疑惑不解。

一、闲逛

40年代就追随中国革命,在位于北京六部口的中国广播事业局和“毛选英译组”任高级翻译的美国人李敦白,在回忆六七十年代之交这座城市

的景象时说:

北京充满了围城的气氛。《人民日报》落入文革小组手中。陈伯达带军队进驻报社接管……

从广播事业局沿着长安街走去时,我看到无数红卫兵举着红绸子旗,扛着巨幅的毛泽东肖像,边走边唱朝着广场挺进……

到了王府井,看到一片狼藉。在林彪的指示下,红卫兵彻底破除“四旧”。穿着仿制军服的红卫兵将每家店面色彩鲜艳的木招牌或霓虹灯招牌拆下来,砸成碎片。还将商店的大门拆掉,将墙壁上的油漆刮掉。任何代表资产阶级情调的古老精致的东西都在劫难逃。卖奢侈品的商店、北京烤鸭店以及带有宣传迷信,或是缅怀旧时代的商店字号都被迫关门,或被砸得粉碎……

他视线里没有游行示威的北京,却是萧瑟、寂寞闲散和空荡荡的:

街上不算太挤。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都还在上班,所以只有几辆车零星地来往于马路上。唯一看到的骑车者是刚下课的高中生。⁽⁴⁾

这位高鼻子的美国左翼人士不曾料到,他的书无意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理解王朔小说的时代